



大學衍義補

自八十二  
至八十四

仁12

76

32



仁門  
第 76  
卷 32



大學衍義補卷之八十二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

錫評閱

濬進呈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廣教化以變俗

周書君陳篇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呂祖謙曰周公之訓大矣猶欲弘之者繼前人之政苟止以持循因襲為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

大學衍義補

卷八十二 廣教化以變俗

一

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之與繼成。其力量不同也。和中之時。大體固當寬。苟無制。則流蕩放肆。安能從容以和乎。馴擾調娛於品制之中。游息化養於範圍之內。斯其所以和也。

蔡沈曰。君陳何至依勢以為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於人而於已。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然寬不可一於寬。必寬而有其制。和不可一於和。必從容以和之。

撫頑民之法無踰數言

臣按先儒謂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辭。夫周公之慈殷頑民。而君陳繼其後。民習之頑獷者。至是稍馴擾矣。故成王戒其無以法制以行。刻削之政。尚存寬典。以布和厚之仁。庶幾其從吾之化。以變其舊俗也。

又曰。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於一夫。必有忍。其乃濟。有容德乃大。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蔡沈曰。無忿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

忍言事容言德。

侯甫曰。無忿疾于頑。有忍者也。無求備于一夫。有容者也。

王安石曰。脩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脩。與不脩。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

臣按。民之爲民。有脩者。亦有不脩者。有良者。亦有不良者。脩者。簡別之。不使與不脩者混。不脩者。亦簡別之。不使與脩者雜。既簡別之如此。然後於中。冀其能脩。而至於良善者。進用之。而不

良者。知所愧慕。亦必脩飭。而至於良善。是進其良。所以率其不良者也。先儒謂頑不率教者。不可忿疾之。率教者。亦當獎拔之。然不可以求備。必有忍。至德乃大。卽無忿疾于頑之意。簡厥脩。至率其或不良。卽無求備之意。此數言者。雖成王爲君。陳治殷民而言。是誠萬世人君命官化民之要道也。

畢命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日紀。十一年。世

大學衍義補 卷八十二  
父子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蔡沈曰畢公代周公爲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安定國家謹愆頑民遷于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今四方無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以寧言化之之難也

臣按以周公之元聖輔佐文武之聖成王之賢而一般民在京邑之近而又繼之以君陳以和其中歷三十六年之久世已變矣而後其風始移焉由是觀之民之難化可知矣然殷民在洛

邑密邇王室其無虞度之事而曰四方者蓋一肢有疾而渾身爲之不寧一處有事而四方爲之騷擾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居四方之中四方之中苟一處之有事而四方咸爲之動勦矣民既不寧君身安得寧乎此古之明君必擇賢臣而付以保釐之任國之賢臣必體君心而盡其謹愆之心有由然也

又曰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

大學後義補 卷八十二  
士。席寵惟舊。怙後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蔡沈曰。對暫之謂恒。對常之謂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衆體所會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末好異之事。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豢養。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亂天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流也。康王將言殷士怙後滅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之。

呂祖謙曰。殷士憑籍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爲消長。故怙後必至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侈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恥也。流而不返。驕淫矜侈。百邪竝見。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甚難也。

臣按。先儒有言。人之心。莫難收。於已放之時。尤莫難。閑於既收之後。苟其根尚在。雖一時知所收斂。將觸事而發。此閑之所以爲難也。由是以觀。則殷人之病根。已在膏肓矣。欲去其根。有非法令之所能禁遏。必推原其病根之所以生。而

求其對病之藥以蕩滌之調攝之保養之然後其根可以拔去而永無萌蘖之生矣所謂對病之藥在有恒之政體要之辭而所以調攝之者則在復其所弗克由之禮焉若夫保養其天和之妙劑則下文所謂惟德惟義是已

又曰資資財也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

蔡沈曰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

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為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為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為訓于何以為訓乎又曰是時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釐之不剛不柔其德信乎其脩矣

陳經曰禮義生於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

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即人心之所同然而證之古所已然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道孰過於此君陳尚有辟以止辟三細不宥之說此篇雖歷數商俗之不美然惟務區別以生其愧教訓以導其善無片言及於刑蓋純以德化而刑措不用信矣

呂祖謙曰始皇以安危係於匈奴而急之以剛德宗以安危係於藩鎮而緩之以柔皆以致亂

臣按畢命一篇可見周家以仁厚立國而慮患之遠愛民之淡其制事也既得寬猛之宜而其處民也又得剛柔之中所以使其民得以順其性命之正而全其義理之天向之驕蕩悖亂者皆克由禮心之放者既閑義之滅者復存惡不終於惡而復全其本初之善矣所以然者一由其以古訓而為訓也是知化民變俗之良法要道莫先於古訓古人往矣而其訓戒之辭則具



大學衍義補 卷八十一  
載於經籍之中。是以善於爲治者。知古訓爲出  
治之大本。化民之大機。設小學以古訓而啟其  
蒙。開大學以古訓而明其倫。頒布經書。俾其讀  
誦。設立師儒爲之講解。責任守令爲之提督。無  
一處而不立。古人之學。無一人而不讀。古人之  
書。無一家而不行。古人之禮。如此。則普天之下。  
雖三家之市。八口之家。五尺之童。皆知德義。可  
尊禮教。可尚夫然。而姦頑之不化。習俗之不美。  
治道之不隆。盛運祚之不靈。長萬無此理也。  
鄭子產爲政於鄭。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

井有伍。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一  
年。堅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童子不犁畔。二年。市不  
豫價。三年。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  
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輿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  
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臣按。子產爲政。而爲其民殖田疇。誨子弟。可謂  
教養兼舉矣。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  
鄉。與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  
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

之。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無維楫。維以擊船。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

臣按為治而不定經制。是猶度江河而無維楫。船而無維楫。則船必覆國。而無經制。則國必亂。經者百世之常道。制者一時之成法。有常道以為持循之本。有成法以為持循之具。是則為治之大體。非通儒者不能知也。俗吏何足知此哉。武帝時嚴安上書曰。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

裘宮室。皆競脩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觀示之使其慕欲也。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則盜賊消。刑罰少。陰陽和。風雨時。五穀蕃熟。民不夭厲也。

臣按人民所以侈靡者。多見於車馬衣裘宮室飲食四者。誠能立為制度。凡所乘之車馬。所居之宮室。所服之衣裘。所用之飲食。皆有階級等第。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使官民上下。得於見聞者。熟則其存於心。志者定。心志既定。則

有餘者不敢恣為於已。不及者不敢慕欲於人。衆心安定。家給人足。而教化行矣。

文翁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又脩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吏民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郡學者比齊魯焉。

文翁遺小史詣京師就學非自為教也

臣按天下之風俗未必皆美也。人君之教化未

必皆及也。蓋輿圖之廣。廣谷太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人君一人不能一一躬歷之。而其所為條教。又未必皆能一一如其俗。是以有賴於承流宣化之吏。隨其地。因其俗。以倡率教導之。若文翁之治蜀者是已。是故人君之治。莫大於崇教化。欲崇教化。莫先於學古訓。欲民之學古訓。則在乎立學校焉。學校既立。有師儒以為之指。教有經書以為之準則。俾知善之當為。惡之不可為。欣然以從。翕然以化。皆革其舊染之俗。而興禮義之風。此誠人君治平之本。而良二千石

之任也。

韓延壽為潁川太守。潁川多豪彊難治。延壽欲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又令文學掾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祭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後入守左馮翊。恩信周遍。二十四縣莫敢以詞訟自言者。

臣按。延壽與民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

議定而後  
可行所謂  
觀會通以  
行典禮也

不得過法。此誠得化民之本原。蓋民之所以貧窘而流於邪淫。其原皆出於昏嫁喪祭之無其制。婚嫁喪祭。民生之不能無者。民間一遇昏嫁喪祭。富者傾貲以為觀美。貧者質貸以相企效。流俗之相尚。邪說之眩惑。遂至破產而流於荒淫邪誕之域。因而起爭訟致禍亂者。亦或有之。漢之時。異端之教猶未甚熾。今去其時。千年矣。世變愈下。而佛道二教大為斯民之蠱惑。非明古禮以正人心。息邪說。則民財愈匱。而民性愈蕩矣。幸而有朱氏家禮一書。簡易可行。乞

敕有司。凡民間有冠昏喪祭。一依此禮以行。有不行者。以違制論。其守令上計課。以教民。行古禮爲最。此無可書。雖有他最。亦不在陞舉之列。如此。則禮教行而民俗美化。民成俗之教。莫大於此。

黃霸爲潁川太守。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凡治道去其泰甚者。爾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爲天下第一。天子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

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爲太子太博。遷御史大夫。

臣按。人君欲其政教之行於天下。非得循良之臣承流而宣化於下。其勢不能以徧及也。漢宣帝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然後爲

條教。班行民間。民知太守之條教。皆承天子之意。故易於信從。及其教化既行。天子聞之。又曰。詔以稱揚之。首日。宣布詔令。百姓嚮化。而歷數其政績之美。且賜爵及金。并推及其郡民之賢者。嗚呼。漢去三代未遠。其君之求治。臣之為治。皆有古遺意。後世則惟以簿書財賦為急。未聞有及教化者矣。雖有其言。亦無其實。為吏者固不暇於教化。萬有一焉。不罹於文法。幸矣。況望增秩賜金。徵入朝。以為顯官哉。後世有志於教化之君。其尚以宣帝為法。有志於教化之吏。其

尚以黃霸為法。

卓茂為密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人有言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之。知其自以恩意遺之。非從其求。謂之曰。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故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疆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

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

臣按卓茂所謂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專以禮教。民而不以法治。真古所謂循良之吏。使天下郡縣皆得若人而治之。而知所緩急。輕重。則天下日底於治平矣。

魯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邑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

臣按教化之所以不行者。以利心勝。而義心微。

也。民間之訟。多起於財產。兄弟以之。而相鬪。骨肉以之。而相殘。皆自此始也。爲守令者。苟能爲民分理。而使之均平。則詞訟不興。人和而俗厚矣。教化其有不行也哉。

秦彭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脩升降揖遜之儀。乃爲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後轉潁川太守。肅宗巡狩。再幸潁川。輒賞賜恩寵甚異。

許荆為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荆為設喪紀昏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民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悟各求受罪在任十二年父老稱歌徵拜諫議大夫

臣按荆以郡民兄弟相爭訟為教化不行而任咎於已且至上書言狀乞詣廷尉然非其平昔設為喪紀昏姻制度使民知禮禁而遽然而為此舉則是矯激好名非真實也君子所不貴

古之亭長能于其官如此

仇覽為遂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群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卹窮寡暮年稱太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

臣按仇覽一亭長耳視今鄉老里長之役而乃



能以教化化民爲事。況受天子千里百里之寄者乎。使普天之下大而一郡。次而一邑。下而至於閭里之間。凡爲民之長者。皆能以教化爲務。天下有不平治者哉。

吳祐遷膠東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相爭訴者。輒閉閣自責。然後科行所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爭訟省息。吏民不欺。

任延爲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

助之。同時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吏民爲立祠。後拜武威太守。首除暴害。吏民累息。卽造立學宮。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旣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齊蘓瓊爲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同住。

後魏封回爲安州刺史。山民愿朴。父子賓旅。同寢一

室回下車勸令別處其俗遂改。

臣按今所謂中州之域漸染金元之風猶有同炕之俗其為治化之累大矣請痛禁之

清河王勵為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神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勵嘆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

臣按鬼神無處無之民之祀神雖其俗尚之失然亦足以見鬼神之理自然感通之妙但不可破貨產以備牲牢耳宜為明禁惟許以鷄鶩羔豚有以牛祭者罪坐其師巫蓋民愚而惑苟有

疾厄必事祈禱雖冒禁犯罪不顧也惟禁其教誘之人則自然止息。

隋梁彥光為相州刺史時人情險詖妄起風謠彥光欲革其弊用秩俸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明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竝坐廊下有好事訟情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賓貢之禮祖送郊外資以財物於是人皆勸勵風俗大改。

唐高士廉為益州長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惡疾父母

大學衍義補 卷八十二  
病危殆不躬扶持杖頭掛食遙以哺之兄弟異財罕  
通假借士廉隨方勸誘有不悛者親率官吏詣門勸  
諭由是邑里翕然多爲孝弟兼命儒生講論墳典勉  
勵後進教化復興

韓愈爲潮州刺史下牒請置鄉校云孔子曰道之以  
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以  
政刑也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  
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  
試於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  
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恥也夫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  
不躬爲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爾趙德秀才沈雅  
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  
而宗孔氏可以爲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爲衙推官專  
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已俸百千  
以爲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厨饌自此潮人日趣  
文學立祠祀之至今

常袞爲福建觀察使設立鄉校使學者作爲文章親  
加講導與爲客主均禮觀游宴饗與焉由是風俗一  
變歲得貢士甚盛後袞卒閩人以袞配享于學宮

宋韓琦知并州。河東俗雜羌夷。用火葬。琦爲買田封表刻石著令。使得葬於其中。人遂以焚屍爲恥。

臣按自古中國無焚屍之俗。至佛氏以夷狄入中國。始有之。爲人子者。乃忍其親之體魄付之烈焰。不孝之罪莫大焉。琦爲郡。獨能禁之。今此風猶存。民習成俗。非嚴刑痛禁之。不能止。請著爲令。有犯禁者。以毀傷父母律問罪。并坐其舉火之人。是亦崇孝道美風俗之一端。

陳襄爲仙居令。民不知教。襄於正歲耆老來賀。作文一篇曰。爲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

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昏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爲禮義之俗矣。使門人讀於庭。且諭之曰。吾秩滿卽去。爾有子弟。亟遣就學。於是耆老相語。感德嘆嗟。翕然從之。學者興起。程顥爲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孤寡殘廢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

讀書爲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乃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

臣按程顥在晉城僅三年耳而其德教有如此者使之久於其任必大有所成就今守令以九年爲滿

朝廷苟責之以成效其間必有超出倫類而能以明道之德教爲治者治平之基端在于此朱熹知漳州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

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以居熹悉禁之臣按朱熹在漳州首以禮教化俗今其所著家禮我

太宗皇帝已表章頒布天下請命有司舉行并命提學憲臣督視有不奉行者問以違制之罪如此則禮教興行而異端不待禁革自然廢息

余仲寬宰劍之順昌時閩俗生子多者至三四子則率皆不舉爲其貲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徃溺之建劍尤甚仲寬乃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

浙東有舉女者亦有不舉子者

大學衍義補 卷八十二  
爲人信服者。列坐庶下。以俸置醪醴。親酌飲之。出其  
文使歸。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轉  
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寬一官。仍令  
再任。復爲立法推行一路。

臣按。溺子之俗。至今浙東爲甚。請自今有除爲  
浙東守令者。考滿上課。必書云。自到任之後。民  
竝無溺子者。如有不實。坐降一級。如此。則民間  
舉子必多。戶口日增。是亦仁政之大端也。

以上廣教化以變俗。臣按。治者君也。所以  
爲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致之民者。吏也。

大學衍義補 卷八十二  
治道有二。曰政。曰教。政以法令行之也。易  
教以道義行之也。難。教之本。雖在於人。君  
正身齊家。以爲感化之機。然地非一方。而  
遐外者未易以徧達。人非一類。而踈遠者  
未易以遽及。是故明君在上。知教化爲治  
道之急務。則必設學校。明禮義。立條教。以  
曉諭而引導之。使之皆囿於道義之中。而  
爲淳厚之俗。而又必擇守令。以分布吾之  
政教。丁寧告戒。使其知  
朝廷意嚮所在。而其爲政必以教化爲先。

變不美之俗以為美化。不良之人以為良。使人人皆善良。家家皆和順。由家而邑。由邑而郡。民風士習如出一律。則天下之大治平之基實自此而積累也。

大學衍義補卷之八十二終

大學衍義補卷之八十三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明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嚴旌別以示勸

周書畢命曰旌別淑慝也。表厥宅里彰善癉惡也。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

蔡沈曰旌善別惡成周今日由俗革之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門閭之類顯其為善者。

大學衍義補

卷八十三

嚴旌別以示勸

一

而病其為不善者以樹立為善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旌淑也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禮記曰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即其法也使能畏為惡之禍而慕為善之福所謂別慝也

呂祖謙曰榮辱不止于一時而流芳遺臭將傳百世而未泯所謂樹之風聲也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惟風聲所傳則可以鼓動千百年之遠雖事往迹陳而興起如新弗率者殊其井疆豈真欲絕之而置之人類之外哉欲其畏慕而卒歸於善而已此

旌別之本心也

陳櫟曰旌別淑慝一句綱也表厥至風聲三句旌淑也弗率至畏慕三句別慝也東郊之政以保為釐旌別淑慝者釐也義之盡也本心欲其畏慕而同歸于善者以保為釐也仁之至也又樹立為善者之風聲見其善善之長俾為惡者畏慕見其惡惡之短有以人治人改而止之意愛之深待之厚如此卒化浮薄為忠厚宜哉

臣按人君為治在乎明好惡之所在使民知所以嚮方趨於善而不流於惡則俗尚正而治化



可成也。苟混混然而無所旌別，則為善者不知其可為而自怠，為惡者不知其不可為而日肆矣。此康王命畢公以保釐東郊而必告之以旌別淑慝也。然其旌之也，則表厥宅里，使過其居者曰：此善人之居，君上所以彰而表之也。如此，吾何可不為善乎？其別之也，則殊其井疆，使經其所者曰：此惡人之居，君上所以瘳而異之也。如此，吾何可為不善乎？遠近之人聞其風而興起，目其事而驚戒，不徒行於一時，而其風聲流傳，且至于千百世焉。大抵人君治民之道，非一端

而其大要歸於使民為善而不為惡。著之訓戒者，感之以言，樹之風聲者，示之以形。感之以言，言則有時而已；示之以形，形則終古常存。欲其每視于目，常儆于心，無時而或已也。感化轉移之機括，此其一乎。

教學之方  
只是一變  
難到手以  
左右民益  
巧變而安  
之也

禮記王制曰：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紂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移之

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孔穎達曰。尊上賢人。所以崇獎有德。簡去不肖。所以黜退惡人。

陳澧曰。命鄉簡不帥教以下。言簡不肖以紕惡之事。鄉畿內六鄉也。庠則鄉之學也。耆老鄉中致仕之卿大夫。元日所擇之善日期自定。則耆老皆來會聚。於是行射禮與鄉飲之禮。射以中爲上。故曰上功。鄉飲則序年之高下。故曰上齒。太司徒教官之長也。率其俊秀者與執禮事。蓋欲使不帥教之人得於觀感而改過以從善也。而又左右對移以

易其藏修游息之所。新其師友講切之方。庶幾其變也。四郊在鄉界之外。遂又在遠郊之外。蓋示之以漸遠之意也。四次示之以禮教而猶不悛焉。則其人終不可以入德矣。於是乃屏棄之。

臣按古者先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才而使之咸趨於善而不爲惡。則必有崇尚簡別之法焉。蓋天生人。不人人善。亦不人人惡。上之人有以表別之。則善者益進於善。而惡者皆舍其惡而歸于善。普天之下。人皆善而無惡。則人無不成之才。世無不美之俗。而天下平矣。此王制司徒

之官所以上賢而簡不肖也。然其所謂賢不肖者，乃學校所養之士。蓋以輿地之大，生齒之衆，無由人人以表別之也。於是擇其年少而質美者，以漸而進之於學。及其壯而成矣，則於其中賢而有德者，上而崇之，以為秀士俊士焉。由是而進之，天子之廷，不肖而惡者，簡而絀之，以移之左，移之右焉。由是而屏之郊，遂之外，則吾之所用者，既得以為致治之具，而吾之所棄者，又因之以為董戒之方。如此，則既在於學者，知所戒懼，而未入於學者，知所感發，而國家得人，之

尚不至此

用無窮矣我

朝於凡學校，生員登第者，即進之于上，而有司為表其門，其屢試無成者，即黜退為民，或充吏是亦治古之遺意。

緇衣子曰：有國家者，章明也善，癉病也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

陳祥道曰：惟民生厚，則性之本未嘗不善也。因物有遷，而習于惡，則惡者其偽也。有國家者，知民性之有善而移于所習，然後為惡，故為善則章之，使民知善之可為，為惡則癉之，使民知惡之可避，以

示民有生厚之善。則民致一于善而歸厚矣。

臣按章善癉惡之言。出于畢命善善而章之。則

表厥宅里。惡惡而病之。則殊厥井疆。先儒謂善

居其厚。惡居其薄。所以示民厚也。好善惡惡。則

民一歸于義理。民情所以不貳也。

又曰。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

民不惑矣。

馬晞孟曰。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使天下之人。曉

然知吾之所好在善。而遷善以成俗。慎惡以御民

之淫。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吾之所惡在惡。而淫僻

之行。有所不敢為。故民不惑矣。

臣按。後世凡有孝子烈嬪。則旌表其門。而為盜

竊。屢犯不悛者。則異其門。而以為警。是亦得古

人章好慎惡之意也。

漢明帝永平三年。荊州刺史郭賀有殊政。明帝賜以

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幰帷。使百姓見其容

服。以章有德。

臣按。明帝之于郭賀。賜之所不當得之章服。所

以表其有殊政也。一時官聯見而聞之。寧不惕

然而悚。忻然而慕乎。

沛劉長卿妻桓氏夫卒防遠嫌疑子又夭歿桓氏慮不免乃豫割其耳以自誓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婺。

臣按前代旌表節嬪不止一桓婺見于史傳者此其始也載之以見帝主旌表節婦之實蓋嬪人之德雖在于柔順然立節行義必在于貞烈焉柔順仁也貞烈義也于夫衆人委順之中而有特然卓立之行旌而表之使天下之爲人女爲人婦爲人母者咸知違理之可羞而一惟禮義之是慕二南之化可復也。

隋文帝以田德懋有孝行降璽書褒之曰皇帝謝田德懋知在窮疾哀毀過禮倚廬墓所負土成墳朕以孝治天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嘆兼淡春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并賜縑二百匹米百石詔表其門閭。

臣按前代表孝子門閭非一而特紀德懋者以隋文帝有璽書褒之也傳有之曰夫孝三皇五行之一家則一家正行之一郡則一郡理行之四海則四海翕然歸化是豈無故而然哉蓋父

子既定。則長幼有序。族屬以和。家齊而國治。自然之理也。先王有見于此。雖匹夫匹婦。以孝名通朝廷者。皆旌表門閭。復賦稅。俾州縣以時存問。蓋欲砥礪斯世斯民。使之厚人倫。移風俗。以成治化之美也。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高宗封泰山。車駕幸其家。

宋萊州民徐承珪。幼失父母。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藜藿。衣服相讓。歷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鄉。水連理。瓜異蔓。同實。有司以聞。太祖詔改鄉名義。

感里名和順。

江州民陳毓。其先世仕唐。有為江州長史者。益置田園為家法。戒子孫。擇羣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僖宗嘗詔旌其門。南唐為立義門。宋初免其徭役。太宗時以其家食不足。每歲貸與之粟。真宗時官其主家者為州助教。

臣按天下之大。起于一家之積。無一家之不理。然後天下之平。由此其基焉。易不云乎。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鳥獸必相與群。于林藪。魚鼈必相與羣。於川澤。惟能群。然後可以生育。物且然而

況于人乎。人之生也。有父子。有兄弟。有親屬。有姻婭。必有恩以相親。有禮以相接。有誠以相孚。然後可以久處。而至于遠且大也。苟連肢體而分爾汝。同井宅。而割門戶。相爭相奪。甚而相鬪。訟相戕賊。不思吾有身體。即吾祖考之遺體。吾之兄弟。即吾父之子也。吾之伯叔。即吾父之兄弟也。吾之子。亦且相與為兄弟。吾之兄弟。即吾子之伯叔。分而異之。推而遠之。雖若疎異。然原其始初。皆出于一人之所生。其氣脉本相同也。先王有見于斯。于凡民之有孝義。累世不分居。

者必旌表焉。雖曰為厚人倫。移風俗之計。而實以隆吾致太平之基也。我

聖祖承元人禮廢法弛之餘。尤疾兼并之俗。豪家鉅族。往往以失道踰制。獲戾獨于浦江。鄭氏加以恩數。或有誣讎之者。輒赦不問。既旌其門。又屢擢其子弟為顯官。每指以風切當世。

登極之初。卽制令云。凡孝子順孫。義夫節嬪。志行卓異者。有司正官舉明。監察御史按察司體覆轉達。上司旌表門閭。

列聖相承。率循舊章。凡下詔天下。輒載其事。以

嚴旌別以示勸

申飭有司。又于律文。凡盜賊刺字者。收充警迹。是亦先王旌淑別慝之良法深意也。  
以上嚴旌別以示勸

大學衍義補卷之八十三終

大學衍義補卷之八十四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舉贈諡以勸忠

禮記表記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也。專也。善也。惠也。善也。恥名之浮於行也。

鄭玄曰諡者行之迹也。名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爲諡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信也。壹讀爲



大學後義補 卷八十四  
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衆多者。卽以其行一太善爲諡耳。

陳澔曰。善行雖多。難以枚舉。但節取其大者。以專其善。故曰節。以壹惠也。

方慤曰。生則有名。死則有諡。諡則諱其名矣。故曰諡以尊名。夫諡以誅行而爲之。然行不一也。諡有所不勝言。特以所隆者之一端而爲之節。爾。故曰節。以壹惠。若文王之爲文。武王之爲武。此皆壹惠之道也。行雖多。而節之以惠。則名不浮於行矣。

臣按。周人卒哭而諱。將諱而諡。是諡三代以來。

已有之。生有名。死有諡。名乃生者之辨。諡乃死者之辨。生者之名。以辨其人。死者之諡。則節其

一德。以爲稱。而諱其名也。

郊特牲。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

鄭樵曰。古無諡。諡起於周。周人卒哭而諱。將葬而諡。蓋名不可名已。則後王之語前王。後代之及前代。所以爲昭穆之次者。將何以別哉。生有名。死有諡。名乃生者之辨。諡乃死者之辨。

周諡曰。古者生有爵。則死乃請諡於天子。而天子命之諡。後世但死。則皆有諡。蓋未嘗請諡於天子。

大學後事類 卷八十四  
特其自謚耳。故曰死而謚。今也。

陳澍曰：死而有謚，今之變禮也。殷以前，太夫以上乃為爵，死則有謚。周制雖爵及命士，死不謚也。曲禮：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

呂大臨曰：父之爵不當謚，以已爵當謚而作之，是以已爵加其父，欲尊而反卑之，非所以敬其父也。陳澍曰：文王雖為西伯，不為古公王季作謚。周公成文武之德，亦不敢加太王王季以謚也。

臣按：元人於凡追封其臣之父祖，皆加以謚。是雖夷狄之君，不知禮，亦一時臣僚不學之過也。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

鄭玄曰：類猶象也。

孔穎達曰：言謚就君請謚也。謚以表德，必由尊者所裁，故將葬之前，使人請於天子。若公叔文子之子戌請於君，所以易其父之名者也。類者言此類聘問之禮而行也。

臣按：先儒言謚曰類，當為誅，謂誅而謚之也。

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饑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

惠小而貞大

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陳澧曰大夫士三月而葬有時猶言有數也。死則諱其名故謂之諡所以代其名也。貞惠文此三字為諡而惟稱文子者鄭云文足以兼之。

臣按自古諡皆請於君春秋之世猶然後世始以屬有司我

朝始復古制凡大臣有功德於世者其諡皆自上賜云。

論語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朱熹曰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圍得諡為文以此而已。

蘇軾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其為入如此而諡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

可以速而速

也。

臣按諡法所謂文者非一。有所謂經天緯地者。道德博聞者。勤學好問者。慈惠愛民者。愍民惠禮者。錫民爵位者。孔文子之得為文。以勤學好問為諡。公叔文子之得為文。以錫民爵位為諡。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朱熹曰。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

臣按。文子卒。其子請諡。衛君諡以貞惠。文子見

於禮記檀弓。其所以得文者。以其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故得為文。初不以薦臣同升。而得此諡也。夫子因其有知入忘已。事君之美。而稱之。謂其所以得文之諡。不但若其君之所稱而已。而此一事亦合諡法所謂錫民爵位者焉。無愧於文之諡矣。

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朱熹曰。幽暗厲虐。皆惡諡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

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尹焞曰。諡法最公。以成周之時。其子孫自以幽厲  
報為諡。此孝子慈孫所以不能改也。

胡宏曰。昔周公作諡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哉。合  
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孝愛不亦深乎。所以  
訓後世為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知本則身立。家  
齊。國治。天下平。不知本則縱慾恣暴。惡聞其過。入  
於滅亡。天下知之。而不自知也。不合天下之公。則  
為子議父。臣議君。夫臣子於君父。有不善。所當陳  
善閉邪。引之當道。若生不能正。既亡而又黨之。是

不以天道奉君父。而不以人道事君父也。謂之忠  
孝可乎。今夫以筆寫神者。必欲其肖。不肖吾父。則  
非吾父。不肖吾君。則非吾君。奈何以諡立神而不  
肖之乎。是故不正之諡。忠臣孝子不忍為也。

臣按。諡法。捐位亂常曰幽。殺戮無辜曰厲。二君  
者。周之天子。繼其世者。其臣子也。乃敢以惡諡  
而加之於君父。豈春秋為尊者親者諱之謂哉。  
蓋君之諡。則稱天以誅之。臣之諡。則請君以賜  
之。君之臣子。雖欲私其君父。如天理何。臣之子  
孫。雖欲私其父祖。如君法何。先王諡法最公。秦

人以爲臣議君子議父而除去之鄭樵謂以諡  
易名名尚不敢稱况可加之以惡乎失古意矣  
程頤曰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  
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  
樂爲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爲惡二者爲政之大權  
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諡法何則刑  
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  
之諡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  
不持此以勵世風也

臣按古先哲王所以勵世以爲勸懲者非徒有

一時之賞罰而又有百世之榮辱焉百世之榮  
辱諡是也合其一生之美加以一字之褒使後  
世之人不必考其履歷究其始末一聞其諡卽  
知其人其所以勸化人心使之爲善以持已盡  
忠以事君其激發之機轉移之妙一何至哉  
史記諡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  
野終將葬乃制諡遂敘諡法諡者行之迹號者功之  
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  
行出於己名生於人

臣按諡法不見於五經其書見於世者有周公

論法。有春秋論法。有廣論。有今文尚書。有大戴  
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與之書。有  
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蘇冕  
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蘇洵之書。皆漢魏以來儒  
者取古論法。而釋以已說。而各爲之法也。其說  
不一。有一論而取義數端。臣愚以爲古今異宜。  
請自今節惠定論者。本於古法。而參酌以今世  
之所宜。庶不悖於古。而於今人之聽聞不惑云。  
晉賈充老病。自憂論傳。從子謨曰。是非久自見。不可  
掩也。充卒。以外孫爲嗣。太常議論。博士秦秀曰。充悖

禮。溺情。以亂太倫。昔鄧養。外孫苕。公子爲後。春秋書  
苕人滅鄧。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案謚法。昏  
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不從。更謚曰武。

臣按。充姦回弑逆。謚之以荒。固爲幸矣。而武帝  
曲加以美謚。然後世不因武帝之謚。遂以充爲  
善人。賈模謂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信哉斯言。

明帝贈譙王承戴淵。周顛等官。周札故吏。爲札訟冤。  
尚書下壺議。以爲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王導以爲  
往年敦姦逆未彰。臣等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旣悟其  
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宜與周戴同例。郗鑒以

爲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

臣按周札始雖延寇，終則死職，其於贈典在於可否之間。雖以明帝寇亂之餘，偏安一隅，而於一臣之贈典，而羣臣猶且執議如此。後世則顧其死者之情，故何如。生者之顯晦，有無而已。雖有贈諡，不足以爲勸沮。

北魏鄭羲爲西兗州刺史，貪鄙，納女爲嬪，徵爲祕書監。及卒，尚書諡曰宣，詔曰：益棺定諡，激濁揚清。羲雖夙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諡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改諡文靈。

唐許敬宗卒，袁思古議敬宗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貊。按諡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諡爲繆。敬宗孫彥伯訟思古與許氏有怨，請改諡。王福時議以爲諡者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嫌隙有實，當據法推繩。如其不然，義不可奪。

臣按許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嶺南，又以女嫁蠻酋馮盎之子，多納其貨。故思古議及之。然此猶非其罪之大者。若論其贊高宗立嬖后，殺忠良之罪，諡之以繆，猶爲幸矣。當時戴至德謂王福時曰：高陽公任遇如是，何以諡之。爲繆。對曰：昔



大學後章  
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秦秀諡之曰繆。許敬宗忠孝不逮於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諡之曰繆。不負許氏矣。當咸亨中。昏主臨朝。而臣下猶斤斤執法持論如此。雖其任遇之臣。略不肯少有假借。其諡雖終於改易。然載其事於史。千載猶一日也。士君子立身制行。可不謹哉。唐楊綰卒。太常諡文貞。或謂其與元載交游。嘗為載薦。太常諡不當。梁肅議曰。謹按諡法。貞之例有三。清白守節曰貞。太憲克就曰貞。憂國忘死曰貞。文之義有六。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愍民接禮曰文。

不恥下問曰文。慈惠愛人曰文。脩德來遠曰文。名既不備。事亦殊貫。又安可以併責於一名哉。若具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則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諡。文管夷吾。臺門反玷。不得諡。敬是知識名之道。取其所長。則捨其所短。志其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字。褒貶垂於將來。蓋先王制諡之方也。且人無全才。能不必備。魏徵立言。正色其節大矣。而昧於知人。蘇瓌封詔。沮邪其志明矣。終不能守。故春秋為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眚掩。

太德語曰無求備於一人。此魏蘇二公所以爲文貞也。謹上參典禮。近考故事。楊公之名。請如前議。故相呂誼卒。獨孤及議諡曰肅。嚴郢駁益加以忠。肅及重議曰。周道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諡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諡曰文。以冀缺之恪德。臨事審俞之忠於其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諡曰武。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以下。樸散禮壞。乃有一字之諡。非古也。其源

生于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太略。佐漢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冬。文成。景桓。宣成之諡。雖瀆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審正。稱貞則遺其恠狹。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其餘舉凡推類。大抵准此。皆有爲疊爲之也。若迹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諡成。王珪諡懿。陳叔達諡忠。溫

彥博諡恭。其流不可悉數。此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  
宰相位者。諡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  
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爲褒。一字不必爲貶。  
故將郭知運卒。已五十年。其子英文請諡。太常諡曰  
威。左司員外郎崔廈駁以知運卒時。贈贈已加。今已  
踰時。不宜諡。獨孤及重議曰。贈諡一也。贈者一時之  
寵諡者。不刊之令。以歲久而廢。易名。是王澤浹於天  
下。而獨隔於一人也。當開元時。吐蕃以舉國之師入  
五原塞。知運討平之。以張王室。今朝廷方將命將帥  
以征不服。討不庭。宜褒之以勸握兵者。安可以葬久

而廢大典。况夫諡法者。考其言行事業之邪正。必以  
一字褒貶之。使生者聞美諡而慕。覩惡諡而懼。不待  
賞罰而賢不肖皆勸。是一字之諡。賢於三千之刑。本  
非爲歿者之子孫。以爲哀榮寵贈之具。

臣按說者謂春秋以一字爲褒貶。一字之褒榮  
於黼袞。一字之貶嚴如斧鉞。臣於贈諡之典。亦  
云。蓋爵祿所以榮生者。使之興起。以建立事功。  
至於贈諡。非但以榮死者。亦所以激生者焉。世  
之掌斯權者。乃懷生前忌克之私。當予而不予。  
狗死者子孫之請。不當予而予。其得罪於名教。

也大矣。

宋仁宗朝夏竦卒。贈太師中書令。特賜諡文正。司馬光言。諡者行之迹也。行出於己。名生于人。所以勸善沮惡。不可私也。謹按令文。諸諡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皆錄行狀申省。議定奏聞。所以重名實。示至公也。今不委之有司。繫以公議。定諡於中。而後宣示於外。臣謂宜擇中流之諡。使與行實粗相應者。賜之。亦非羣臣所敢議也。今乃諡以至美。無以復加之。諡如竦者。豈易克當。所謂名與實爽。諡與行違。傳之永久。何以爲法。光又言竦得此諡。不知復以何諡待天下。

之正人良士。况天下之人。皆知竦爲大邪。雖諡之以正。此不足以掩竦之惡。而適足以傷國家之至公耳。且諡法所以信於後世者。爲其善善惡惡無私也。今以一臣之故而敗之。使忠良雋傑之士。蒙美諡者。後世皆疑之。則諡法將安用哉。

臣按宋以前。人臣無諡。文正者。文正。卽唐之文貞。宋人避諱。易貞爲正。蓋諡之最美者也。宋仁宗以竦東宮舊臣。特賜以此諡。光上疏。以爲竦不足以當此諡。因改諡文莊。詩所謂好是正直。光蓋有之。仁宗其書所謂從諫弗咈者歟。其後

光薨卒得是諡其真無忝矣乎。

仁宗朝陳執中卒知太常禮院韓維上諡議曰皇祐之末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爲上相不能總率羣司考正儀典以承答天問而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冊位號於宮闈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遂使聖朝大典著非禮之舉此不忠之大者宰相所當秉道率禮以弼天子正身率家以儀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方杜門淡居謝絕賓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按諡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可謂

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不爲不逢死之日賢士大夫無述焉可謂不勤成名矣請合二法諡曰榮靈

臣按韓維上陳執中諡議而責以居大臣不能正典禮之失以爲其不忠之罪而諡以榮靈嗚呼使此議行則凡爲臣子者生前所爲雖或僥倖以免王庭之誅然身歿之後公議凜然終不可掩人生不滿百寵榮富貴之日不過三五年耳而不美之諡播於人口錄之史冊殆至千萬年而無窮是則諡法之行其爲世教之助益亦非淺淺也世主往往矐於所好而自敗其彝

典何不思之甚哉。

神宗時太子太師致仕歐陽脩卒尚書省移太常請諡李清臣為諡議曰公惟聖宋賢臣一世學者所師法明於道德見於文章究覽六經述作數十百萬言以傳先王之遺意方天下溺於末習為章句聲律之時聞公之風一變為古文咸知趨尚根本太師之功於教化治道為最多真可謂文矣考按諡法唐韓愈李翱權德輿孫逖宋楊億皆諡文太師宜以文諡然公常參天下政事進言仁宗乞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兩預定策謀有安社稷功諡

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不改於文而傳之以忠議者之盡也請諡文忠

此必有居中主之者

寧宗慶元六年京鏜卒賜諡文穆既而其子請避家諱改文忠言者以為楊億巨儒既諡曰文議欲加一忠字竟不之與夫欲加以一字猶且不可况二字俱欲極美乎諡敎攸司自今諡議務當其實其或不然當推以法以選舉不實論若定諡已下其子孫請再更易者以違制論從之

臣按先正有言國家所以馭臣下者不過禍福榮辱而已為善者生享其福死受其榮不善者

生遇其禍。死蒙其辱。天下雖欲不治。安不可得也。如有不令之臣。生則盜其祿位。死則盜其榮名。善者不知所勸。惡者不知所懼。臧否顛倒。不可復振。其為害可勝道哉。臣惟生者之禍福。出于一時之蒙蔽。衆論之不公。人衆者勝。天固可僥倖而苟免。然而事久則論定。天定則勝人。至於蓋棺。事則定矣。然猶以偏愛之心。持不公之論。以愚而為賢。當辱而反榮。是終無天道矣。是以三代明王。立為諡法。以為死後榮辱之典。善者予之以美諡。惡者予之以惡諡。孟子所謂孝

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而世之昏君僻臣。乃以己之私。而掩天下之公。非惟得罪於世教。而實得罪於天帝也。三代以前。君之諡。則請命於天。臣之諡。則請命於君。天不言。而人代之言。人代天言。而反天之道。天必殛之。君不自定。而俾臣代之。臣承君命。而負君之托。逆天之理。違國之法。雖一時遁於人刑。其如天道何。唐宋議諡。掌於太常博士。凡於法應得諡者。考其行狀。撰定諡文。移文吏部。考功郎中覆定之。本朝雖設太常博士。而不掌諡議。洪武初。惟武

臣有諡。至永樂中。文臣始得諡。蓋自姚廣孝。胡廣始也。自後文臣亦多有之。然我朝之諡。皆出恩賜。然臣竊以謂

九重之上。於臣下之賢否。未易盡知。請自今以後。有應得諡者。未賜之先。先下有司。俾其考訂。以聞。然後從中賜下。如此。則得之者。以為榮。不當得者。不因其親故之囑託。其當得者。不為朋黨之掩蔽。

國家激勸臣子之太端。有在於是。其為世教之助。夫豈細哉。

以上舉贈諡以勸忠

大學衍義補卷之八十四終





六十八雜